H. H. MU CHINESE LIBRARY

葵伯子曰論史官之權與天與君權均此其意見柳宗元論史當不及也

新刻唐宋四大家文選評林蘇文八卷

太史　臺山　葉向高　選校

蘇潁濱

史官助賞罰

或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横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顔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于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于牖下不見兵革之禍（指二人以証天之禍福乎人者其權有所不及妙）如此則是天

王遵巖曰助賞罰三字步步回顧蘇家學惟此法

此叙古之良史者獨惜其筆皆不存不獲見其助賞罰以起仲尼作春秋之意

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于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于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于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晉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

此舉春秋爲史中之經

此言春秋助王者之賞

此言春秋助王者之罰

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本大義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于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于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者也指齊晉吳楚以見史氏之褒貶助夫人君賞罰之所不及妙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于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于此皆可以無

楊慎曰漢時猶有古意如此司馬迁報任安書乃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恐未必然

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于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姜寶曰此論人君之賞罰固爲助上天禍福之所不及而史官之是非尤爲助人君賞罰之所不及故以史官之權與君與天並可發人才思至末又直書齊晉吳楚之功過以實之又曲書其妙

闓兄曰一篇議論在此數行之句

夏　　蘇潁濱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于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乎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于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

文勢上下相生累累如貫珠

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不得已三字看破聖心但人皆稱堯舜爲輕天下豈知朱均不肖論及不得已乎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

商文毅曰不放脫一些字引証亦所段有着落而錯綜可喜

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受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彼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不喜異二字又推出聖心然此個議論又當折衷于孔子故末引孔子之言以結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于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

制禮弗敢過也傳記云按上文夫子曰君子也子路問曰何謂也夫子曰閔子哀未盡能

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　子夏終三年之喪見于夫子取琴而鼓

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傳記云按上文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而致于禮故曰君子也而夫子

皆以爲賢由此觀之喟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顧克曰此論發得禹子非德衰之意蓋人皆稱堯舜

輕天下而此說堯舜因子不肖不得已而與人耳

是堯舜亦猶夫人也就此中尋研出安夫常不求

夫異者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而尚之心亦自

自矣細玩自見奇妙韻濱文多幽然而光於此可見

顧亨曰少蘇之文多巧心構發於此篇商之所以異于周執周之求于商及齊強魯弱之論的有一段不磨之見

商

蘇潁濱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經世書自湯乙未至紂戊寅六百四十四年）而周之世三十有七（經世書自武王己卯至東周壬子八百七十三年）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

楊愼曰商周之俗不可見只從詩書看出古人自以心思而揭如此

文曰柔強二意段段提掇史無定作後人齒舌之論亦謂是也

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昔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彊者有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茅坤曰結撰收盡前意何等簡古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無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彊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萬葉選　[illegible]

周

蘇潁濱

愛雲曰此論直以物得其理之語文家得聖人之旨又以世人皆周之文故一變而爲秦之亂故爲此論真有係世教

然字下得極好即爲言得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鬭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

其理之理到未累提此一字

說祭祀凡三段文法錯絡頓挫

君臣睦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飲土溜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植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于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禮記云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其氣自心之類恐不能得當也禮記云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

……所以聽告于天地之間也　於是繹祭于屋漏　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所漏入也　繹祭于祊　祊之爲言倞也倞遠也禮記云祊有二一是正祭時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祭之于廟門之外　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　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　薦之以血毛　禮記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　于是先黍稷而後稻粱　先太羹而後庶羞　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　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　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　仲尼區區于周衰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

魯論曰禮之用和爲貴和者心安意適之謂坡公論

文本諸此

文而及之於若決江河而流之海耳

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文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爾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彊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三國　　蘇潁濱

呂祖謙曰此篇專以智勇才力立論要看開闔抑揚法前說不好後畧取劉備尤以漢高二王與三国相形說須看後面斡旋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于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王世貞曰此何幹旋得好下面一筆掃去

宗臣曰此言高祖制項氏妙處在不智不勇四字劉昭烈惟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是以可惜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然震動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無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于一身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洪鯉曰論三國而独挙劉備亦是堪輿家取穴之法

錢福曰翹然自喜之心一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鈍欲爲果銳

何亦頗濟把劉備一生事業勘破得題之髓處

唐順之曰他人發語必曰劉備不逮高帝者一論語惟高帝不可及較是寸鉄殺人手段

而不能違二者交戰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間困于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矣

按東坡晋侯論云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意惟東坡先得到惟潁濱則此論與東坡合

王鏊曰天下之至可畏者民心古之聖王常懷匹夫婦子之懼而不侮不虐君故哉蘇子論蜀而其意深遠矣

反說後難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于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先揹說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此入事引秦晉之強不敢為變以起蜀之弱輒起為亂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讐椎埋發塚以快其意而

不看分解此難亦未易開說

大意便有主張

說秦晉強有人怨[illegible]

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此下乃解上意蓋強者有以泄其忿而其禍淺弱者無以泄其怨而其禍大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

怯無以洩忿而禍大

秦晉蜀總結在此

人處分之則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施從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于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于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

拓開民情叉治民道理皆是如此分明從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上說

二句先入爲主深得題旨意

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辨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胡友信曰三代時伊尹太公之流皆誦讀耕釣之間故出相湯伐紂爲鷹揚之師奸雄帖服而天下大治後世如晉盛淸談而奸雄敢于爲乱有天下者可以安矣

晉

蘇頴濵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動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于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必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以上議論纍纍如貫珠飄揚頓挫

錢谷曰設使中子之人有劉聰石勒者出與之角必盡驍從呆相優而亡戰鬪

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夭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于亂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亂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劉聰驍勇絕人彎弓二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頵交之越王頴以聰爲積弩將軍父淵謂族人曰司馬骨肉相殘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後淵即位傳子聰稱王〇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萬餘王衍[illegible]東海[illegible]

者後勒稱大趙天王王敦寵於逖卒益無所憚十川以逖弟約領逖衆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途作亂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衍神清秀山濤見之曰誤天下之蒼生必此人也○王敦作亂司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此導有慚色清談而當其衡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此應上段知上有所憚而不敢

揔収處甚妙為幾句

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于世雖有畫

甚不失其高意反
與不棄其糲意反

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肯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于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晉亂由大夫放達無節紀綱廢弛風俗偷而人心变豈區區戰鬪爲之所損已此論似非根極之説

然文机

姜宝曰三十年間取天下最難惟秦以隋秦取天下于戰国之後隋取天下于周齊之餘二氏見取之難而其亡之愈急反以速亡卽其亡之速亦未有加二氏若要端于仁暴之異此論可爲龜鑑

隋

蘇潁濱

人之于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于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

言秦隋以術

與賈生過秦論意同

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大度含寬仁之意此三代之所長久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焉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

素[illegible]隋之亡以威竭而[illegible]不足以維天下之心故英雄窮[illegible]發而天下遂成土崩之勢

筆底流出不費思量

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其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又而起者不可勝數至于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又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

錢谷曰呼吸一鼎之氣滔滔不竭而逸態巧携又于自然中現出至妙語氣後推

説後所重當以先代歟

懼其不久立于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異志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以誅滅略盡而獨死于楊素之手（隋廣既弒其兄太子勇又與楊素謀弒文帝而自立）以及于大故終于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于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應首句人重而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要歸于仁暴寬猛之異而三代秦隋之所以得失也）寬者生于無憂而慘急暴者生于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

興大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挾老扶幼而歸之岐
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
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
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錢谷曰賈生過秦論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頴
濵論盖出此

陪

王世貞曰通篇以內外一字作眼目

此言內重之弊

此言外重之弊

唐　　蘇潁濱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叙引事寔甚確

之已重而至于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維制所居重馭輕重內輕外王制本意其後之弊豈皆立法不善有治人無治法亦是末流之失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于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再提前意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通篇以內外並言此一段專欲重外以救秦漢之來偏于內重之弊則當如唐分地于節度其意實諷宋耳眞經濟之文章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

一句點出內重之勢點內重而末一句點出外重之勢好文法

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二意頗濱主意在此蓋以宋不知重外故有此三患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嘗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

推前秦秋出斤以而疊

此段深許太宗立制之善

是立論本意

府兵在外而內輕

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自止秦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保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此二事乃偏于外重之勢過可謂深究利害之本

收一大結尚明

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楊慎曰內外之勢均重則無患此唐制之為得也其餘自秦以來但知偏于內重之為便而反咎唐之

亡于藩鎮爲外重之禍故公推言唐制有周秦之利無周秦之害而其後以府兵禁兵戍鎮乃偏于外重之過也真經世文章

黄淡窩曰伊周皆攝而所處之同然尹放君而人不爲不義公攝天子位而召公不悅遂就中間拈个攝字作一篇議論言伊雖不免于謗而亦不至召管蔡之亂天下一莖草作六丈金身

周公

蘇頴濱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引伊尹事起客文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歿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于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攝字是一篇議論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疆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

祀伊尹雖起周公

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巳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于不得巳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于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乎不得巳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此首至此皆[illegible]設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illegible]鄭事耳此句所責望孔明者亦不輕言當后主之日不爲尹之放桐當爲周公之攝政皆以聖人事啓之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大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思于其心而後可以自

與長公論晁錯意同

看極此二段想周公未有此然少公儀有此心矣

免於難[去聲]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蘖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于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

又打轉一翻許多嫵媚可愛

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摇使其當時列于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錢谷曰此篇只舁拈從莊于楊氏爲我一意求辨難反覆其説無窮

孟子曰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執中潁濱論老子

老子

蘇潁濱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于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于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父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

處爲我無愛之外甚有見

二大段抑揚起伏大有筆力

論最反覆

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泯泯焉游于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于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于後世今老

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于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重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于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子之所以爲辨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

前面許多反覆至此折倒

可以爲不深矣盖嘗聞之聖人之道處乎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寔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迂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盖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于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于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

就其說折辨之

欲以觀竅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
至于佛者則亦曰斷絶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
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
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
老聃莊周其亦近于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仲子評論虛實則不能逃是非此爲定論謂老莊以
無爲窮亦非知老莊者但文字馳騁若東坡詰難
若老泉亦賞父驚兄之作



老子

周順之曰此策大段作兩截前半言壅蔽之當決後言所以決之之道

決壅蔽

蘇潁濱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訢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訢訢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四句傷心語　蘇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此上通言聖人治天下如一身血脉流通無間故爲治平清明之世）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訢其寃如訴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于鬼神（只用數句言胥吏之姦讀之亦可令其恐悚矣）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頤密或曰無法爲奸以法爲姦由盡壅蔽弊源然獨不曰有法外之爲奸乎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辭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此上通言胥吏壅蔽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于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

姜士昌曰前說胥吏壅蔽不得訴究而謁欲此又把訴之多謁之衆排入決壅

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于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吏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任人厲精四字乃是決胥吏壅蔽之要術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于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

淺
臣龍飭之

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

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毫釐至于毫
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
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
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
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
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
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
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
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

穎濱勵精也
東坡策略中
法天一段同

者不稱王季之寔朝而稱屛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

多而論始皇之暴書兆何以卒天下之意耶臣故曰

羅精[illegible]決矣